

神聖獨豐抑亦此人咸賴

義曰人為邦本本固則邦寧人為神主主安則神享聖人以道為理既不傷於人鬼神感聖之功亦不害於物兩者相悅二德交歸春秋隨季良諫隨侯曰夫神依於人

人者神之主也尚書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十億曰兆舉其多也天子以道不傷於人神感其化兩無傷害四海並安故云兆民咸賴賴倚賴也匱乏也虧損也此蓋顯明以道為國其利弘多不唯寰海宅心信亦鬼神賓服理身若此何妖惑之能于耶人為神主者春秋僖公十九年宋桓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教用人乎祭祀所以為人也夫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君一會而虐三國之君言執滕子用鄆子也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也子魚宋公子目夷也雖水自汴入

泗而有妖神東夷教人以祭之焉六畜不相為用者如祭馬祖不可用馬況用人乎今聖人以道育之鬼神交福而不相害可謂玄德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一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二

唐廣成先生杜光庭述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則其德交歸此章明以道下人則物歸其德物歸大國則大國用德能攝物歸大國則大國小各得所歸欲獲物歸大國者德成大國特宜用德義曰德乃德基下為貴本大國以謙為用則小國歸仁臣海以下為貴則百川朝會故論北以柔勝政以靜彰政大國以其位王得其宜理國理身斯為至矣春秋昭公二十二年鄭游吉對晉大夫士景伯曰小國事大在恭其歸命大國字小在恤其所無先王之制也取備而巳所以交其好也此國大國知於用謙不在乎以大制小夫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注下流者謙德大國當下流開納則天下之人交至

疏江海處眾流之下百川委輸故曰下流施之於人是謙德也夫人君者有道則國存無德則人散故處大國者當下流開納今天下之人交會而至則能全其大故曰下流天下之交  
義曰養養群生君為司牧開邦立國道德為先德以下人道以育物國益大而心益

下人愈歸而君愈謙億兆樂推避邇交會不其建歟

天下之交托托常以靜勝杜

注天下之交疊出前文以結下流之義也

疎天下之人所以交會至者由大國謙下之故喻如托者常以雌靜為牡動所求此云以靜為下則明托常以雌靜而能勝牡者由以安靜為下故爾

義曰靜以理身必氣和而神暢靜以理國必德廣而人歸以靜為下斯之謂矣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疏故者仍上之文以結成前義也言大國之君所以不事威武而用謙卑之德以柔服之者特欲懷來附庸之君取其小國之人而為臣妾爾

義曰大國以謙靜率人人所親附不徒成武不恃權謀故小國懷仁求為臣妾國愈廣而眾愈繁矣大國能安撫小國如晉為盟主而衛國逐其君而立剌晉欲討其罪晉侯問故於中行獻子獻對曰不如因而

定之伐之未必得志而動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撫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冬會于戚以定衛此所謂大國之撫小國也又大國之聚小國者謂群方朝會無代無之故夏啓有鈞臺之享在河南也商湯有景亳之命在偃師也周武有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鄭官之朝在鄆杜也穆王有塗山之會在壽春也齊桓有郟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皆以大

國恤下小國事上各得其所也大國不能撫小國者如晉侯不能字育諸侯強令於鄭鄭子家與趙宣子書曰古人有言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

走險急何能擇此言晉若虐命於鄭鄭將庇於楚矣命之固極亦知亡矣將恭弊賦以待於懼也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此由大國不能撫懷於小將致其叛故大國之於小國當謙和以下之

柔靜以懷之取言聚也以聚於人也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注大取小以為臣妾小取大以為援助也

義曰小國謙卑推忠盡敬以事大國則大國懷而安之柔而服之若小國不能致禮竭誠奉事大國者如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宋公子目夷曰小國事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及盟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於是楚執宋公冬會于亳乃釋之目夷曰未也未足以懲君此小國不能事大國也夫

小國能事大國者如隱公元年三月鄭儀父盟于陵也鄭以附庸之君未王命故書名然其小國能適大國繼好息民書字以責之是也朝聘者大國適小國為聘大事小也小國適大國為朝小事大也繼好結

為援助爾

義曰小國謙卑推忠盡敬以事大國則大國懷而安之柔而服之若小國不能致禮竭誠奉事大國者如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宋公子目夷曰小國事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及盟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於是楚執宋公冬會于亳乃釋之目夷曰未也未足以懲君此小國不能事大國也夫

小國能事大國者如隱公元年三月鄭儀父盟于陵也鄭以附庸之君未王命故書名然其小國能適大國繼好息民書字以責之是也朝聘者大國適小國為聘大事小也小國適大國為朝小事大也繼好結

為援助爾

信也謀事補闕禮之大也孟子曰唯仁者能以大事小湯事葛伯文王事昆夷是也唯智者能以小事大大王事兼衛兼齊兼魯兼宋是也大事小謂之樂天小事大謂之畏天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曰畏天之畏于時保之此周頌美成王畏天之威能安其太平也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注以者大取小而者小取大疏春秋曰師能左右之曰以或以取者

言大國用謙卑之道以取小國則令其可左可右故云以取或下而取者言小國用謙卑之道歸事大國但可承奉而求援助不能令左右隨意故云而取

義曰師能左右之者春秋僖公二十六年秋宋叛楚而善於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緣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謂進退在己冥桓公之子雍於穀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齊孝公不

能撫之故也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也此言左右由己取捨國時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注大國謙德而下小國者不過欲兼畜小國為臣妾小國執貢賦以下大國者不過

欲入事大國為援助也

疏言大國崇謙下以取小國者更無餘意

不過兼畜小國之臣為人君之長小國用謙陳薦幣而取大國者不過欲入事大

國資為援助爾

義曰大國以小國內為臣妾小國以大國外為援助兩者其志不逾於此矣薦進也

贊執也幣帛也諸侯觀王兩國交聘則必陳進珪玉貨帛執以為禮故曰贊幣也小

國求大國為援助者春秋文公十四年秋

鄭伯與魯公宴于莊鄭大夫歸生子家賦

鴻鴈之什取其哀恤艱寡之義使魯侯恤

之又賦載馳之四章言鄭國寡弱取其小

國有急欲引大國以為援助是也

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注一求臣妾一求援助是兩者各得其所

欲然大國者常戒於滿盈故特云大者宜為下

疏大欲畜養小欲入事兩邊所願故云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者夫物常以小輕大而必以大凌小將恐大國之君驕盈致

禍鮮能下下故戒之大者特宜為謙下爾義曰居匹夫之上亦以為難況居國之上乎在上者承天順地撫眾和民不以國大自尊不以兵強自恃謙柔為志畏慎在懷

若履薄冰如馭朽索兢兢業業祇敬上玄

然可以保其社稷矣老君恐其恃強為失

故特戒之也理身者在乎富貴不驕滿盈

致戒謹身約已可以有終也若大國不能

為下或會之以侈示之以使人必難之夏

桀為有仍之會而民叛之商紂為黎之蒐

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我夷叛之宋

襄為鹿上之會而諸侯叛之楚子為申之

會而人心去之懷不以德終不以禮人人

各有心其可服乎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三  
疏前章  
下人則大小各得所欲此章明以道  
化物則善惡皆蒙所化切擇道體沖  
與功明立教化人後古之下歎道之  
功可謂專責爾○義曰前以大國小  
國各在強光此以所實不保後明道  
用英言專行表以誠人開國設官俾道  
之行教不責於壁不弄於人顯妙本  
深奧之功故為天下之貴也

道者萬物之奧

注萬物皆資妙本以生成是萬物取給之  
所故與言為萬物之奧與內也

疏道者妙本之強名與內也言道包含無  
外是萬物資始之所故為萬物之奧內西

昇經云道深甚奧虛無之淵此之謂也

義曰道之深也無不吞納無不制圍圓蓋

之高方輿之厚日月之照動植之繁皆道

氣所育居大道之內故為萬物之奧內西

昇經者老君於周昭王二十五年癸丑四

月於終南之陰尹喜草樓之內授道德二

經既畢欲西化派沙尹喜問存三守一之

方習道修身之要後以聖言編纂以昇入

太微西化派沙之義西昇經凡三十六章

九百七十二句四千二百七十八言其大

旨與道德經相出入言大道甚深甚奧為  
虛無之淵數也

善人之寶

注善人知守道者昌失道者亡故常寶貴  
之而無患累

疏寶者珍寶之謂也善人者體道無為身  
心清淨故寶貴之無暫忘也

義曰善人屬念運心與道符合故常寶貴

於道矣子罕曰人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

寶又理國之君以賢為寶況於善人心不

遺忘道故以道為寶也

不善人之所保

注保任也不善之人不能寶貴至道及有

患難即欲以身保任於道自求免也

疏保任也倚也不善之徒心無明智惑於

積習平居則怨道嬰難則求之以身保任

於道倚以求安也

義曰不善之人行與教違固遠於道矣雖

欲保身倚道解難救危亦不可得矣又經

或云不善人之所不寶言不善之人違反

於道故不寶於道也何者道好柔弱不善  
人好強梁道好恬和不善人好剛躁道好  
沖寂不善人好諠譁道好謙卑不善人好  
格捍道好無事不善人好有為道好生成  
不善人好傷害行與道違故不善之人不  
寶貴於道也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注甘美其言可以求市尊高其行可以加

人以況聖人以甘美法味之言尊高清靜

之行以化不善之人亦如市賈之售相率

而從善矣故下文云

疏此喻說也言不善之人亦在教之而已

義曰道之立言澹泊無味不善之人安得

而悅之故聖人設美言以誘之故從之者

如求利之赴市矣示尊高之行以化之隨

之者如慕羶而歸受矣不善之人因此所

化亦皆修道所謂道無弄人也

人之不善何弄之有

注不善之人亦在化之而已何弄道之有

乎

踈言人言行不善何弃遠之有乎當導之以善道冀從化而後惡不可弃之而不化故云何弃之有

義曰聖人弘慈道無棄物雖不善之人憫其未悟於道故甘詞以誘之善教以勸之使其從善無所遺弃後改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注共教不善之人

踈故立三公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天子無為三公論道皆所以垂訓立教化不善之人書云天工人其代之此之謂也

義曰四海之大萬有之殷厥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天子以牧之天子者專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謂天之子也一人不可以廣理置百官以臨之百官之長有三公焉尚書周官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太師者智足以為泉源行足以為儀表問焉則應求焉則得謂之太師亦曰尚父太言大也為王之師安車青蓋金印紫綬太傅者訓也保也大戴禮云傳天子以德義若

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失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皆太傅之失職也太保者保倚也任也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書不敬語不存聲者不中律進退即席無升降揖讓之禮皆太保失職也復置三公

太尉司徒司空主佐天子理陰陽親為人廣教化此其職也天工人其代之者尚書

答錄謨曰一日二日萬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庶衆也居其位者惟其人非其人則闕之古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為私用非其材也

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注三公輔佐雖有合拱之壁先導駟馬之乘以獻之猶不如坐進此無為之道踈合拱之壁壁之大者駟乘之馬馬之良

者言三公輔相雖以壁馬獻之至尊未足珍貴不如坐進無為之道今化惡歸善爾拱壁先駟馬者古者朝聘將進駟馬以壁為導故稱先也春秋云乘韋先牛十二槁師之類是也

義曰合拱者說文云兩手相合為拱壁者瑞玉也合拱之壁瑞玉之大者也駟馬者馬四匹為乘共駕一車也古者諸侯朝於天王會於大國聘於小國或過於野兩君相見皆有贊幣之禮以先貨幣為導謂之

為先今三公當以論道為務經邦為事雖欲以駟馬大壁獻之於君有益渚者無裨

政理不若此無為清靜之道進之以化天下使不善者從善不悛者悛心道化周行帝德遐被何用壁馬之為乎輔相者輔毗也相助也亦云視其善惡也天子象四輔

之星以立輔相輔其闕失相其禮儀導以道德贊以政化也先牛十二者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師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

市於周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槁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師於弊邑敢犒從者不腆弊賦為從者之淹止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因有備焉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注何問辭也

疏舉古證今令物生信古人即前實道人  
也問其所以實貴此道其意何也

義曰拱壁不足以爲貴駟馬不足以爲珍  
自古及今唯貴於道者何也老君將明道  
之功用和寧天地濟佐邦家行之則理達

之則亂重顯其利物之義更自詳問貴此  
道者何

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注道在於悟不在於求不知財帛可以日  
日求而得故云不日求以得既悟則無罪

累豈得有罪方求免耶故可爲天下貴爾

疏此春釋貴道之意不日求以得者言道  
在於悟悟存了心非知有爲之法積日計

年營求以致之爾但澄心室欲則純白自  
生也故云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者夫

妄心起染則業累斯生若悟道虛心則罪

因自滅豈如執滯之人動生悔本嬰彼罪  
罰方求免耶以是之故故爲天下善人之

所實貴

義曰道之所以爲天下貴者頓悟而得不

在營求繞道妄心即通正道妄心既遠塵  
累亦消求可以得罪可以免故天下所共  
寶貴老君以至道玄越了悟者精神開寶  
明欲其悟入且爲俗學之士尚輕尺璧而  
重寸陰豈至道之君不崇妙本希微之功  
而貴合拱結駟之物乎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二

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之四十三

唐廣成先生注 行六

爲無爲章第六十三

物之門此章明玄然無爲息慾是精  
神之行首無坐忘絕欲次示無爲防  
備後是以下舉聖人之德以中結勸  
爾○義曰首以不貴聖人之德以中結勸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  
疏爲造作也修造行人坐忘去欲心無造  
作凡所施設功與化冥於爲非爲故曰無  
爲此明心也即事不滯故於事而無事此  
明身也即味不耽故於味而無味此明口  
也三業既淨則六根塵自息矣

義曰夫人之稟生即有三業心業所起有  
用而無形凡所作爲起於心也無爲則心  
業淨矣身業所起有用而有質所親之事  
關於身也無事則身業淨矣口業所起有  
言有味故所知之味非道之言由於口也  
無味忘言則口業淨矣既無三業自息諸